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善惡圖全傳 第六回 李振遠趕母逐弟 十月朝看會搶掠

詞曰：守分朝朝受困，欺心日日笙歌。瞞心昧己得幾多，積德終朝忍餓。

每見善人朝害，那見惡人遭魔。試問此理是何如，且看收稍結果。

話說楊天盛聞聽，叫聲「眾位兄弟，眾位兄弟，他既然來此，諸位看我薄面，接他一接。」眾人應聲「從命」，一齊出得莊門。楊三爺開言說：「權爺久慕大名，今日目睹，有幸有幸。」權崑崙尊聲：「楊三爺，小的久聞大名，今日造府，敢動貴步相迎。」說罷，一齊來到花廳見禮。禮畢，各人通名道姓，坐下獻茶。茶畢，楊三爺開言道：「權爺來此，不知有何見諭？」權爺聞聽，一陣傷心，二目交流，就將二位小主人誤入李府花園，李雷調戲，將大公子推下火牢絕了性命，二公子軟禁在家，小的去救，奈他人多不能得救，無計可施，在老主墳上欲尋自盡。又被聞大人陰靈救住，只得來此烏山，求三爺助我一臂之力……楊三爺說：「權爺不必著急，我先差人前去探其資訊，然後一同進城，共剿惡人。」說罷，吩咐擺酒。不一時酒席齊全，眾人敘坐入席飲酒。楊三爺問道：「那位賢弟前去走遭？」金畢山道：「小弟願往。」楊三爺囑咐說：「賢弟進城探信，切不可闖入惡賊之門。恐有疏虞，反為不美。你可住大悲閣悟達和尚那邊探聽虛實，即速回來要緊，要緊！」金爺答應一聲「曉得」。酒席散了，金爺打了個小小包袱，辭了楊天盛，別了眾人，直出莊門，離了烏山，趕奔而去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惡人李雷所行的惡事，他母親並不知道。後來漸漸傳入耳中，太太同他兄弟商議，說：「他如此行為，將來必有大禍臨身，必要帶累母親兄弟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勸解勸解才好。」大公子李振遠好惡，二公子李鳴遠好善，人都稱他為彌陀佛，更且孝道。李雷得意，起造府第之後，他母子另居一宅，有老家人李善扶持，每日攻書，不管兄長之事。那一日太太將二公子叫到面前，說要勸解李雷。二公子聞言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已知道，欲稟知母親，又恐母親憂惱。今日母親既知，便著人將哥哥請來，母親教訓一番，從中苦勸，恐有回心亦未可知。」太太即著李善去請，不一刻李雷到來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叫我有何說？」太太叫他坐下，說：「我兒，你父所生你弟兄兩個，你兄弟幼小，不知時務，所定王大人的小姐，也要打點迎娶過門，以了我老身心事。如今虧得世兄隨提拔與你，陡然富貴。要將起先日子，日食難挨，虧不盡林相公周濟，久已別卻陽世。要時刻不忘行些方便才是。若傷天害理，難見鬼神，難見祖宗。為娘不說你，誰人還來勸？你自己以後快快將邵青打發回去，不要他畜生呀！你這行為，難免殺身之禍，那時帶累為娘與兄弟，無處逃脫，你心何忍？」二公子接口，叫聲：「哥哥，母親金石良言，望兄長依順，也不負母親守孀，撫養你我一生之苦也。」言罷，眼中流淚。太太亦是二回流涕。李雷聽得太太之言，心中怨恨，叫聲：「母親，誰人見我行的壞事？蒙世兄叫我在這捉拿叛黨強盜，有何殺身之禍？就是有禍事臨身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決不有累你母子。」說罷，佯揚去了。太太痛哭一場，二公子流淚相勸不提。

且言李雷忿衝衝走到南書房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，反了反了，真正反了！」邵青問道：「大老爺，太太邀請，有何話講？大老爺如此怒衝衝不知何事？」李雷便將母子相勸之言說了一遍，說：「老邵呀，我大老爺欲將他母子逐出，省得在我府中礙事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息怒，這個容易。只須如此如此便了。一者消大老爺之怒，二者永無後患。」李雷此時正在氣頭上，一聽即刻差了數個教習前來，吩咐：明日前途等候，扮做強盜，劫殺二公子，太太不可殺，丟在路旁任他去罷。又吩咐兩個大腳老媽，明日請太太二公子看會，又叫喊了一乘小轎侍候。惡人起此歹意，誰知天理不容，早有一人聽見，正是：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有一書童叫做王福，是老家人李善的外甥，聽得他們的商議，心中暗歎說：李大麻子，你喪盡天良！你害別人還猶可，怎麼害起生同胞弟來？何不相救太太公子來。忙來見李善，將此言說了一遍。老家人聞聽此言，如大海崩頽，高山失足，急忙飛報裡面，來見太太二公子。叫聲：「太太不好了！」太太便問何事慌張，李善便將此言細稟一遍。太太一聽，只嚇得魂飛海外三千里，魄繞巫山十二重，「哎呀」一聲，跌倒在地。二公子連忙抱住，說：「親娘醒來！」叫了數聲，太太悠悠醒轉，滿眼流淚，放聲大哭。李善叫聲：「太太，公子，此時哭之無益。依老奴之見，速速收拾細軟，趁今晚開門逃走便了。」母子急忙止淚，開箱揭籠，把首飾細軟打了個小小包裹，老家人背了一個，二公子背了一個，等到天晚人靜，方能逃走。

且說李雷要將母親兄弟劫殺，只因一時之氣，聽信邵青之言。後來氣消，一想到底骨肉天分，心中不忍。當晚正與邵青吃酒，忽然一想，一聲大叫，道：「邵青，我把你這真正畜生臉，王八旦，你拆散我母子手足，你喪盡良心。」說罷，手起一個五鬼把門，將邵青打倒在地。邵青爬起身來說：「大老爺，並非門下心毒。以消大老爺之氣，行不行在於你，此事不行，等門下再想別法，何必動打。」李雷說：「只要難得眼前就罷，快快想來！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別處可有房子？將太太二公子搬到那裡去住，此事豈不兩全其美？一者省得吃用大老爺，又不礙眼；二者又不傷了母子手足之情。」李雷點頭，說：「這樁事可以行得。」即叫書童王福去請二公子來。王福答應而去。

且說母子主僕三人等到夜靜之後，背了包裹，來至後門。誰知上了鎖難開，三人十分著急。書童走到太太這一邊，看來門戶開著，燈火盡滅，喊了數聲，無人答應。心下明白，想是從後門逃命，一直趕來。遠遠好似有人聲音，走近前，叫聲：「太太，二公子，黑夜來此何干？」太太聞聽大驚，不敢噴聲。李善問道：「你可是王福麼？」回道：「正是。」李善遂將太太公子逃走之事說了。王福道：「不要走了。大老爺此刻回心轉意，如此如此」說了一遍，四人走回。太太轉回中堂，王福領了二公子來見了李雷。坐下，李雷說：「兄弟，你可領母親到賢橋，那裡有所房子去住吧。隨你幹什麼營生，只當你我是旁人，兩不相干，省得連累你們。去與不去，快快講來。」二公子叫聲：「兄長既然如此，兄弟如何不依。明早動身。」說罷，進來告知太太。太太無奈，只得收拾，次早帶了李善搬至賢橋住下。

且說李雷打發他母子去後，心中有些納悶。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今日十月朝城隍會，一帶盆景，當大為熱鬧。」「老邵，我家盆景，難道還少？又要出去觀瞻。」邵青呵呵大笑，說：「是，大老爺家內盆景種花的，怎知外面婦女打扮出來，為之盆景！大老爺何不用了酒飯，上街散悶，選那好的受用，豈不好麼？」李雷大喜，吩咐備飯。不一時擺上，畜生臉相陪，兩人吃畢，洗了手，上了牲口，帶領四樓教習出了門。到了街上，並無一個婦人。卻是為何？有人見了大麻子，家家閉戶，處處關門，哪個還敢出來？所以並不見一個婦女。正走之間，只見柳條巷內站了一個少年婦人，背面未見。瞧見這後影子十分有趣，叫了一聲：「老邵，你去問一聲，站在門口那個婦人是誰家的。快快問來。」邵青催馬走過了兩三個門面，到了一個香蠟舖子，把手一拱：「借問一聲。」那人抬起頭來一看，說畜生臉的，「哥哥，問哪個？」「問的適才站在門首那個婦人，是誰家的？」那人回道：「他乃是城內一個善人，姓林名孔昭的妻子。」邵青問明白了，代轉馬來至李雷面前，說：「老爺，就是時常念及小林子的妻子。」李雷說：「老邵呀，既是林孔昭的妻子，留他去吧。」畜生臉說：「大老爺天下頂真，因何此事就不頂真了？」李雷問道：「老邵，依你怎麼辦法？」「依門下，先請大老爺回府，讓門下先把林孔昭請到。大老爺回府中，當面言及，豈不好麼？」李雷同意，代轉馬頭回府不提。

且言那邵青直奔巷內，走到第三家門首，用手叩門。裡邊問「哪個」，應道「是我」，只見裡邊開了門，走出個小家來，問「是哪裡來的？」說：「你家相公可在家麼？」說：「不在家。即刻就回來了。」邵青進來相等。當時林相公回來，一見了他，說道：「你可是畜生臉邵青麼？來此何干？」邵青滿臉堆歡，說：「我家大老爺，今日偶然想起相公，特差我前來相請。此刻連戲箱都已開現了，只候相公一到，即刻開台做戲。」林孔昭一聽，罵了聲：「李大麻子，你是衣冠中的禽獸，名教中罪人。我與他絕了交，他就是八人轎子九人抬，我也不去的。」邵青說：「相公不去，我的衣飯碗沒有了。」故意著急就要朝牆上撞頭：「相公呀，你不去，叫我怎樣見大老爺回話？倒不如一死倒還乾淨。我死不足惜，就家中八十三歲的老娘，活活要餓死了！」林善人一聽，就

發了惻隱之心，說：「不須著急，就與你去走一遭。」正是：周全他人衣飯碗，誰料自身入牢籠。

邵青見況，滿心歡喜。林爺說：「你在此略等片刻，就來。」說罷，進內見了娘子，說知此事。娘子叫聲：「相公，不去為妙。此人巧用激將之計，將你誑去。相公呀，禍多福少！」林爺說：「不防，我有恩與他。娘子放心，去一刻便回。」說罷，轉身出來，叫家人拴了門，同邵青前奔李府而來。李府家人一見，通報請見。李雷迎將出來，叫聲：「賢弟，久違了！」林孔昭叫聲：「大老爺彼此違教。」李雷說：「我當面怪你！你我多年弟兄，怎麼稱大老爺來？」林爺說：「是。」只得叫聲：「大哥。請。」「不敢，賢弟請。」三人一同進內，來至書房，見禮坐下。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今日請林相公前來閒談，吩咐人免了戲，倒還清雅。」下面人假意答應，即刻擺上酒席，三人敘坐入席。酒過三巡，肴過數味，李雷欲言，難以出口。望著畜生臉丟個眼色，起身便而去。邵青會意，叫人拿酒，重斟一杯，遞與林爺說：「願相公一品當朝。」林爺接來，一飲而盡。又斟一杯，說：「今日好城隍盛會呀，我與大老爺騎了牲口，走西街小巷，看見尊府好華堂呀！」林爺說：「落地蝸居，不當謬贊。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瞧見了尊夫人，好人才呀！相公福分不小，哪一世修了這位令正夫人，好極了！我大老爺意思，要接令正到大老爺府中住幾日，再送回府。相公可依得麼？」林孔昭聞聽此言，說：「等我回去商議。」邵青道：「相公依了我，包你發個大財。」林爺說：「附耳一句。」邵青不知是計，將驢耳伸過來，林爺假作說話，恨命一口，將耳朵咬下半邊。邵青身痛，雙手抱緊，大喊一聲叫：「大老爺快來救命呀！耳朵沒得了！」李雷走將出來，把副麻臉一放，罵了一聲：「小林子，王八蛋。我家邵相公與你說玩話，你就咬他耳朵？」叫「人來！將他推下火牢。」林爺唬得魂不附體，只見上面走將幾個人來，吵一聲，把林相公拿住，推推擁擁只往東園火牢而來。林相公一路大哭。

且說東園內雙二爺，正坐那裡，見他們到了，說聲：「諸位兄弟，多行些方便。大老爺原不過要他的妻子，等我問他一聲，看他依也不依。」說罷，走出亭子，叫聲：「林相公，何苦為了個婦人，把自己的性命送了？非是我陡膽相勸，快快允了吧。」林爺道：「既蒙相勸，放我回去，將妻子抬來，送與大老爺受用。」雙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眾位兄弟們，隨我前去見大老爺回話。」說罷，一同來見李雷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林相公依了，願情將妻子送與大老爺受用。」李雷吩咐：「將林孔昭帶來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